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終

婁縣後學葉蘭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後學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繫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

通志卷之二  
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  
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  
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  
祖母速歸得夏閭里遲之三載屈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  
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  
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  
與公逝思公體貌尙寓于夔良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  
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  
縻使復閭里或周其藉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恐  
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輿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  
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  
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甯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於郊廟可鎮華夷麒麟虞不  
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  
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  
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  
梁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  
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  
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  
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  
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  
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  
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

家之光羣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允民之無祿正襟談笑  
矚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  
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  
小子寡聞不肖茲竊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  
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  
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  
戲世俗秣穰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  
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  
山館置于家細析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非正學翼孟  
宗韓沿洙遵洛簞瓢陋室若飮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  
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

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  
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于夔拜謁  
靡違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  
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續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  
志尙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  
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  
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  
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  
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  
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景  
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

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感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  
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  
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  
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  
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元尙何  
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  
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  
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  
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  
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  
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  
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

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殺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  
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  
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尙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  
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  
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  
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  
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  
哉然身旣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旣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  
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  
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  
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

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鷓鴣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沾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素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於枯鴟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於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滌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意

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徧青城轟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哀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浹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頽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濶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

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為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况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啟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為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為為天所惡謂為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斯宜與禍并汲水乎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

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轍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息人揣摩矧造化者甯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為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溫著為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元酒太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為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彫環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况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澗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冥陋不圖其傳



已死而生愈遠彌耀敘奠矢詳知已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饑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幡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薦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頽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

王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展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殛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娶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于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

人囿大化如水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尙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鷓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

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謀孽開構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溟猨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唧窹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於席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宸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成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



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仙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耀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尙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己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

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頷足灑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月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旣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

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遠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尙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甯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目淺而見公之歲尙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旣憂苦首罹而公翩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

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儼也狼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鷓鴣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元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樗菴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興嗟幸公尙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

通志卷之二十一  
質金聲儼如列僊溫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爲詩  
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元思妙  
語神構鬼設獨得於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  
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曷  
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  
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  
患公昔慕願與僊爲儔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  
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  
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况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  
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曰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  
俗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善不  
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甯

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豈知今也與公以弔  
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尙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  
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計日聞  
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  
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  
兵間初匪其志天戈南麾溟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  
王島侯祇命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  
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  
觴詠當亡興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衆  
趨刻覈輦蹙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辰眷方隆

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  
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  
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  
行千里連牀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  
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謫小人所怯公氣益  
壯契濶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觀父一見卽旋示我以文論當  
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所宗璧雍玉堂贊  
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  
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  
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  
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  
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嗚嗚

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爲事久跡明公可無  
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  
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  
不弭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  
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尙享

祭郭士淵

甯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  
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  
其羣昔被薦書翔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  
挫其鉞歛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已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  
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  
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

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  
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亦喜得子  
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曠視九  
州子繼居憂子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子較息聯  
子床凡子所聞無或闕藏子之金華子將赴闕日期卽歸當  
與子別子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  
而竟止此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  
言子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子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  
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  
不子留俾父邦家況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  
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  
毒困于讒構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

否臧微生好直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子  
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  
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子之私

祭許士修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  
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  
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  
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汚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  
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  
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  
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  
作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



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歛而藏天果何爲安  
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歟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  
勞神億形俾子來歸翱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  
壽孰謂子天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  
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  
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  
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實無能子望我  
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子復何爲天苟相子不負  
子知子喪在堂子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  
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子舉侑以斯言  
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尙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  
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  
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  
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  
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  
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  
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子族夷衮衣大圭爲百世  
師田恒孔悝盜國斯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構  
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旣發反  
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  
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  
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



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膂欲裂乘  
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  
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尙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  
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  
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墓  
于蘿山吾欲拊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尙甯其居  
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  
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  
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  
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貳

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  
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嗟仲  
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  
皙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  
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  
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  
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  
衰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  
於古道而入觀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  
今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卽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  
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  
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

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  
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髮鳴呼履  
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  
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遂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  
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  
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  
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  
牙乎以子之淑明温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  
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  
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  
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  
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

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  
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  
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秬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  
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  
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  
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  
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於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於終不惟由  
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旣對策  
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 聖明被薦  
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

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構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歛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後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視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冲冲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允子湯文之德而夏臺羸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二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邵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子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憊然而薦至豈竟死乎空山嘗孰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乎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噉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

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尙何遺憾乎人寰彼儉狡之蚩蚩  
急營利而自殘始攘奪於毫毛卒顛隳於甯淵以彼較得矢  
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子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  
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  
友弟昆同場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己忘物既充厥家  
他人違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艱糞培取則弗人厚于  
躬薄于奉先貴爲公卿寢薦豆邊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  
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賓庖靡供孰  
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  
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

璧惟篤孝弟以宏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其庭長幼  
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子昔臥病杜門避咎子招我遊欣  
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髮燕喜宦學于秦  
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悵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  
留永闕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栢  
之萎荆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  
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于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  
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  
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子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  
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

我父去我無遠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  
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  
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  
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  
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自然公為人知  
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  
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  
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  
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  
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甯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神順自

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  
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先  
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  
子弟如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為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  
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永與汝訣  
嗚呼哀哉尙享

東陽葛府君諫

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  
公洪以儒術叅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  
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善字夢賢其氣端  
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  
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

曰不然天與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肆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邢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祗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

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諫節惠易名者有諡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諡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諡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允孔碩吳甯是遷吳甯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梁肉羣經羣經紛如辭與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螽導其指歸百川



送志齋集 卷之二十一  
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善斯程懷愆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巍既培以肥又祿而尸獨闕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哀有繁其彙或昏以器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於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於人斯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作於衷弗愧于生諸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樂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於淵苗槁於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夫自昔已然將誰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諡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茲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誅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於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攜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弔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於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

非其罪而橫罹天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

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饑有所調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語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穉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爲誰而哀乎況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爲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穆而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

順大孰兮小孰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  
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嚴兮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賙爾  
饑父老有兮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亡兮  
衆庶疇依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  
感人兮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靈不爲多脫誤

鄭生祐哀辭

台甯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民而  
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  
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強禦悍  
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於  
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  
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

而竟以疾夫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  
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  
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  
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  
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  
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  
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詭童惡  
子狼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  
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  
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  
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  
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體

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甯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旣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熈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旣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

格古有疑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豔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天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干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子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

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  
知兮無知相見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  
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  
何爲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  
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  
兮吳鬼安食婦辟纊兮姑抱兒吾見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  
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  
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熒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  
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甯死兮節不可虧  
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  
腹兮免人余悔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  
兮子苟能養暇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媪憫余孤兮余

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  
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  
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  
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  
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  
書兮我甯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  
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  
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翩壽兮如彼  
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  
爾兮死無哀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  
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  
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養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

遜志齋集 卷之二  
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  
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焯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  
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  
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  
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婁縣後學葉蘭謹校



